

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賔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賔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解曰鬻子之去名非無之也不守之爾老君之賔名非去之也不主之爾蓋有生斯有身有身斯有累物我交構事無非名名無非實性之苦逸名則係之名胡可都亡之耶悠悠之徒羨羨虛名趨之不已因失其右實矣故慕仁之名者有至於殺身慕義之名者有至於滅親子推死於忠尾生死於信是皆守名而累實恤危亡之不救者也列子此篇於名實之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聖

女集四

理反復告說盡之矣慮夫學者遂以爲其道欲盡去天下之名也故又爲之說曰但惡夫守名而累實者夫苟能不守其名而無累其實是乃鬻子之去名莊子之賔名聖人之所謂無名而處身應物之道無餘蘊矣

楊朱解

子列子之經明大道之要傳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正統也楊氏爲我是邪說誣民者蓋聖人之道莫此之甚故後之學聖人者以能言詎楊墨爲聖人之徒觀列子以禦寇爲名是亦以開先聖之道爲已任也其書乃務引楊墨之言以垂訓嘗以孔子與墨子均爲天下之所願安利者至此又爲楊朱一

篇之訓爲列子者其以楊朱之道爲不乖寡於聖人而可以垂訓於天下耶抑知其爲充塞仁義者又何以取其言哉列子之旨亦可以意逆矣蓋楊氏爲我者也列子悲夫世之人逐物喪我不知存諸已者其生也爲壽爲名爲位爲富無一有益於我者至其死也猶需利澤於子孫子孫天地之委蛻爾奚有於我哉由是慎觀聽惜是非禁勸於賞刑進退於名法遑遑僞偶以終其身不殊於重囚纍梏曾不悟造化之生我以我而已則吾之生宜知爲我而使之勿喪也又焉以苦身焦心兼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喪其爲我者耶以是知列子不欲天下皆爲楊氏之邪說也欲其不役於物知存我而已人能無喪其我則以之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聖

女集四

治國家推之天下皆其緒餘之所爲爾豈不盛哉雖然子列子之訓抑微矣其書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藏穀均於亡羊故取楊朱邪說之尤者合聖人之道并爲一談斬於學者不徇聖人之跡而求聖人之心也故凡寓楊朱之言無非至道之旨其言至以四聖二凶爲同歸於盡後之誦其書至此罔有不疑列子謂堯舜爲果外乎道而真與楊氏同爲邪說者是讀其文而不達其況之過也殊不知此篇正列子之所盡心而與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爲始終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列子楊朱之篇類是矣

說符上